

記憶、欲望與身份的迷宮

——評吳正中篇小說《胎記》



三、象徵系統的豐富構建

(接上期)我們要注意一下小說對創傷記憶的處理方式。無論是蘇梓峰對公寓少婦死亡場景的模糊記憶，還是楊涵對父親暴行的片段回憶，都以不完整、不可靠的方式呈現。這種敘事選擇不僅增強了真實性——真實的創傷記憶往往正是以碎片形式存在——也創造了一種心理懸疑，讀者必須像拼圖一樣將人物的行為與零散記憶聯繫起來，才能理解他們當下的心理狀態。

《胎記》構建了一套複雜而精巧的象徵系統，使這個看似普通的都市情感故事獲得了豐富的隱喻維度。吳正通過反復出現的意象與物品，將人物的心理狀態外化為可感知的符號網路。

“胎記”作為標題意象和核心象徵，在小說中具有多重含義。最表層的是楊涵丈夫腳踝上那塊“病青色的胎記”，這塊胎記直接關聯到楊涵的童年創傷——她父親腳踝上相似的標記。在這個層面上，胎記象徵著無法擺脫的過去，是身體上的記憶烙印。更深一層，胎記可以被理解為每個人無法選擇的生命底色，是先

天賦予的身份標記。蘇梓峰和楊涵各自被自己的“胎記”所困——他無法擺脫對公寓少婦的幻想，她無法克服對父親暴行的記憶。在這個意義上，兩人試圖通過彼此來“切除”自己的心理胎記，卻最終發現這種切除只能是另一種形式的烙印。

“湖藍色胸圍”是另一個貫穿全文的重要象徵。對蘇梓峰而言，它連接著少年時期對公寓少婦的性幻想，是未被實現的欲望的物化表現；對楊涵而言，它可能是對母親或女性身份的某種複雜情感投射。胸圍的湖藍色在小說中被反復強調，這種介於藍與綠之間的曖昧顏色，恰好像徵了記憶與欲望邊界的模糊性。值得注意的是，胸圍最終成為兩人關係的見證——楊涵將自己的胸圍“送給你”，而將蘇梓峰買的木屐“還給你”，這一交換儀式象徵著兩人試圖通過物品傳遞那些無法言說的心理內容。

“木屐”作為蘇梓峰情結的物化表現，同樣承載著豐富的象徵意義。木屐連接著上海夏夜的記憶，是少年性覺醒的觸發物，也是成年後試圖重返過去的心理橋樑。蘇梓峰精心設計的那場“剪

趾甲儀式”，本質上是一場通過物品與動作召喚記憶的嘗試。木屐的高跟與拱背形狀，暗示著欲望的曲線與障礙，而它發出的聲響則如同記憶的叩門聲。

吳正還巧妙地運用了空間象徵。武西公寓401與402的對門關係，象徵著兩個看似接近實則隔絕的心靈世界。蘇梓峰站在自家陽臺望向對窗的視角，與他少年時期從家中陽臺望向公寓露臺的視角形成呼應，暗示了他始終處於一種“觀望”而非真正參與的生活姿態。而楊涵最終更換門鎖的情節，則象徵著這段關係不可避免的閉合。

“鏡子”的意象運用常常出現在作家們的創作內，這裏我們來看看吳正對“鏡子”的使用方法。當蘇梓峰在楊涵房中看到那張酷似自己年輕時的照片時，他實際上遭遇了一個身份認同的鏡像時刻——他是蘇梓峰，還是楊涵記憶中的哥哥？這種鏡像困惑在小說的象徵系統中至關重要，它揭示了人與人之間那種神秘的身份投射與相互塑造。

四、城市空間與身份流變

《胎記》通過人物在不同城市間的遷徙，深刻探討了地理位移與身份認同之間的複雜關係。吳正筆下的上海、香港、東京不僅是故事背景，更是塑造人物心理的重要力量。

上海在小說中呈現為雙重視角下的城市。一方面是通過蘇梓峰童年回憶呈現的六十年代上海：銅仁路的梧桐樹影、石庫門裡的市井生活、文革初期的恐怖氛圍，這些細節構成了一個充滿懷舊色彩卻又潛藏暴力的城市肖像。另一方面則是改革開放後上海：武西公寓、波特曼大酒店、浦東新區，地標在悄然轉型。蘇梓峰對這兩種上海都懷有複雜情感——他懷念童年上海的美學氛圍，卻又不得不生活在當下上海的物質現實中。這種分裂感強化了他作為“時代陌路人”的身份困惑。

香港在小說中扮演著中介角色。對蘇梓峰而言，香港最初是靠近上海女友的便利居所，後來成為文學夢想與婚姻失敗並存的矛盾空間。吳正通過蘇梓峰前妻薛女在香港保險業的成功，暗示了這座城市的功利主義底色——在這裡，文學夢想顯得如此不合

時宜。香港也是蘇梓峰遭遇身份危機的地方：作為上海人，他無法完全融入香港社會；作為作家，他無法認同香港的商業價值觀。這種雙重疏離感最終促使他返回上海，卻發現自己同樣無法真正“回歸”。

東京則主要作為楊涵的生活背景出現。在東京，楊涵經歷了從陪酒女到收銀員的身份轉變，也經歷了婚姻危機與文化隔閡。東京的高速公路噪音、擁擠的留學生宿舍、銀座的畫廊，這些細節共同構成了一個既是機會也是壓迫的異國空間。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楊涵最終與丈夫返回東京的情節，暗示了移民往往難以真正擺脫的迴圈——即使故鄉也無法提供真正的歸屬感。

吳正通過這三座城市的對比，巧妙地探討了全球化時代身份認同的流動性。蘇梓峰和楊涵都是“之間”的人——介於上海與香港、上海與東京之間，介於過去與現在之間。他們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兩個漂泊者的相互認領，儘管這種認領建立在誤解與投射的基礎上。(未完)

(本文為“吳正作品悉尼研討會”稿件。) 李俊

兒子家搬到了Marsfield (馬斯菲爾德)，推門出去，一條“幹”字路，栽著三棵樹：柏樹、杉樹、瓶刷樹。

柏樹，左鄰家院內，緊挨柵欄，樹蔭罩著兩家前院後庭。

杉樹，右鄰家前院，為兩家分界線。

瓶刷樹(又名紅千層)，在人行道綠地內，對著兒子家門。

三棵樹連線，呈“樹三角”，銳角處，柏樹、杉樹；鈍角處，瓶刷樹。

柏樹，高約20米，70公分粗細，大傘似樹冠，遮陽避日，花卉免遭暴曬；樹蔭下，左鄰家一片蔥綠，屋簷掛滿盆景，地上瓜果蔬菜，朋友上門，臨走，送上時鮮果蔬。一群綠鸚鵡，築窩樹上，飛進飛出，嘰嘰喳喳，呼朋喚友。夜幕下，一個細尾巴松鼠樣“黑傢伙”，從樹上竄下，穿過兒子家前院，到右鄰杉樹下找吃的。兒子說，這是澳洲樹鼠，我把吃剩飯菜骨渣放那裡，次日，舔食乾淨了。秋冬，針葉飄落，滿地金黃。

杉樹，樹冠尖塔形，深綠色，表皮條片狀，新皮古銅色光澤。莖幹直立，側枝輪生，水準伸展。幼枝和側枝葉，向上彎曲，排列疏鬆，綠色；老枝葉，三角狀卵形，長約6釐米，排列緊密，毬果近圓形，引來鳥鵲，築窩樹上，“唧唧喳喳”。樹下，一叢冬青樹，及杉樹腰部，似貼身士衛，拱衛

杉樹。

瓶刷樹，幾株樹幹，幾根枝條，幾許細葉，孤零零，矗立人行道旁；接送孩童時刻，有車停樹下，或擋雨，或遮蔭，或歇息；幾隻綠鸚鵡，從大柏樹飛到樹上，沒多久，又回到大柏樹，有時就飛走了。

聖誕來臨，柏樹、杉樹，披紅掛綠，張燈結綵，一派喜慶。唯獨瓶刷樹，無人問津，孤零零，站立道旁。

二

我與杉樹，多份情感。剛到澳洲時，不知環衛如何清收垃圾，推出黃色桶時，把廢紙箱擱邊上。環衛車過後，桶內清空如洗，廢紙箱仍在路邊。

我隔著杉樹，在冬青樹旁，手撕刀切，撕碎廢紙板，塞進黃色桶，等兩周後環衛車再次“光顧”。不多一會兒，杉樹那邊傳來No、No聲，我抬頭看，一花白鬚鬚老人，站在樹下，說著No、No，朝著我笑。轉身，取來手鋸子，繞過杉樹，來到我身邊，拿起廢紙板，麻利地鋸起來，紙板碎成條。老人佝偻大年紀，與之素昧平生，給我做示範。我很感激，借他鋸子，按他做法，分割紙板，悉數扔進垃圾桶。

兒子兒媳說，老人叫哈裡，金牌管工，住在隔壁，這家人，挺好的；與哈裡成了朋友，見了面，隔著杉樹，總要Morning、Hello招呼。哈裡

三棵樹

說“China Chinese”，要與我敘談，可我不懂英語，只會幾個招呼詞，無法對話。

哈裡常給杉樹澆水，修冬青樹，剪成大圓球；兩樹間，一截樹樁，哈裡喚他兒子，費了好大勁，鋸掉了。我除去周邊雜草，刨松土壤，種上花草。

哈裡家後院，栽著許多花卉。那棵橙樹，由臍橙蘆柑嫁接而成，每年掛滿“金色小球”，黃燦燦，沉甸甸。果實熟了，哈裡送來一袋，個大，橙味濃，柑甜足。

三

來來往往，幾年過去了，再回悉尼時，已是2019年。哈裡做了心臟心術，憔悴了許多，偶而出來，看到我，仍搶著招呼。2020年，哈裡又做了肩胛骨手術，他不出來了；澳洲疫情蔓延，家人恐感染，謝絕探望。一個閒不住的人，大半年時間，呆在家裡，夠難熬的！

屋漏又逢連夜雨，更“杯催滴”，哈裡摔了一跤，髓關節摔壞了，又進了醫院，醫院診斷，癌細胞擴散，哈裡沒再回家來。

2021年5月的一天，“幹”字路上，小車排起了長龍，中午時，一輛黑黑長的靈車，停哈裡家門前……；傍晚時，哈裡太太送來糕點，與兒媳交談，說哈裡走了，哈裡彌

留時，留戀生活，留戀家人，留戀鄰里，特別想小孫女；孩子太小，沒讓她去醫院，哈裡臨走，也沒有告訴她，但不知怎的，小乖乖突然說，爺爺沒了……

哈裡家門前，管工的工具、器材沒有了；路過時，不再聽到Morning、Hello了；後院的橙樹，不再結那麼多果了。

不知怎麼，哈裡家院前杉樹，被市政砍伐了，說有礙視線，郵遞快遞看不見門牌號，我傷心了好久。

四

想不到的，左鄰院內的柏樹，也未能倖免。

一日，我出外扔垃圾，遇鄰家先生，說：“下週三，這樹要伐掉了，防樹枝砸下，你家車不要停門前！”我驚訝說，這樹幾十年了，伐了可惜！先生說，40多年了，他們來這裡30年了，搬來時，樹已經很高了！樹太大了，擋光線，樹枝常砸下！

我說，伐樹要報市政吧？先生說：“手續都備好了，園林伐了拉走！”

這條路上，數這樹最大，老遠就看見它！兒子家搬來5年多了，我們一直看著此樹！

好大一柏樹，想想幾天後，大樹不在了，樹傘綠蔭沒有了，鸚鵡聲聽不到了，樹鼠“窩”被端了，不再找吃了！我呆呆地

看著大樹！

焦慮、不舍，擋不住伐樹。週三早晨，聽到轟鳴聲，以為鄰家剪草坪。估摸時點到了，問老伴伐樹來了？說早來了！趕忙到屋外，一黃綠工裝高個子，頭戴安全帽，腰系安全帶，攀附在樹上，右手電鋸晃動，左手拉扯樹枝，滋滋聲中，樹枝紛紛落下！大樹在哭泣！我心想，伐樹怎麼鋸樹枝？可能是居民區緣故。

路旁，一輛白色罐裝車，車後拖掛車，轉盤即攪碎機，轟隆作響，車尾兩扇門，不停地開閉，頂上兩根黑管，彎管90度，直管冒著煙。車旁兩個人，將鋸下的樹枝塞進掛車，攪碎機吸進，彎管噴出木屑，揚進罐裝車。

樹上高個子，身姿靈便，身手敏捷，像猿猴，幾次險些滑落，安全帶拉住，腳蹬樹叉，穩穩地站著，怎麼看，都是砍樹高手！他朝我看時，我Hello一聲，向他招呼，他笑笑，繼續舞動電鋸。樹枝切割完了，剩下光禿禿主幹，從三分之二處，分成三叉，約30公分直徑，樹傘由分支撐起，沒了枝葉的樹幹，像脫了衣服的“裸男”！大樹在哀鳴！

接下來的事，我不敢想像了！高個子開始切割樹幹，一截一截往下割，我想與他說，樹截成段，成不了材了！可怎麼說呢？我的思維，樹材須整棵，但澳洲人怎麼想？他們想要什麼材料？我不明白！

枝幹切割完，高個子下來，貼著地面，開始切割主幹！電鋸聲，撕心裂

肺，40多年的大樹，撒向大地綠蔭的大樹，小動物們棲息的大樹，眼看著與大地斷開了，只剩根部在土裡。我的心在擰抖！滋滋聲中，主幹轟然倒地，只剩乳白色底盤在地裡，怎麼看，都像澳大利亞版圖，兩端略彎，中間微陷。

事情還沒完，高個子又切割倒地的主幹，每段50-60公分厚，像菜場剝骨頭的“砧凳”；40多年的大樹，最後的軀體，被分成6、7個“砧凳”！大樹的哀號停止了！

兩個打下手的，開始塞“砧凳”，攪攪的聲音，更刺耳、更可怕、更揪心。傾刻間，“砧凳”碎成片片木屑，揚進罐裝車。雖說造紙的木材纖維，直接從樹木獲取，但並非要整棵的成型的大樹嘛！

天地萬物，成就美好，多麼不易，毀滅已有，卻在瞬間！好大一柏樹，頃刻間，只剩一底座！柏樹啊，你將魂歸何處？

沒有了兩“銳角”，“樹三角”煙消雲散！

再說“瓶刷樹”，置身“鈍角”，少人問津，偏安一隅，倖免砍伐，主杆已有5、6株，數10朵紅色花朵，像數10個紅色的“奶瓶刷”，隨著柔軟的樹枝，在風中搖曳，紅色花瓣緊貼綠葉，美麗醒目；樹冠愈發的大了，停靠一輛車的樹蔭，可以停兩輛車了；樹冠上，鳥鳴陣陣，彩虹鸚鵡飛進飛出，唧唧喳喳，忙忙碌碌，似談情說愛，似竊竊私語，似傳遞消息……

錢水根